



詹鐵牛文集卷之三

鰲水詹賢左臣



序

焚琴詩彙序

西堂尤悔庵先生與湯子卿謀交最洽卿謀歿悔庵
哭其詩若干首顏曰焚琴志痛也繡谷隱君謝翁潭
先生與余稱莫逆者二十三年文章道義觸處成真
風雨雞鳴久而彌摯此等友誼豈易於庸人中遇之
哉今年先生壽登八袞余以爲魯靈光巋然獨存心

竊快之不意春正月以微疴赴青緋赤虬之召一時
人士無論識先生與未識先生僉謂典型彫謝景行
何由莫不郵致唁章以申悲感余于滄泗之下細爲
什襲且追憶先生生平與先生於予之始末亦宛然
與湯尤之契合如出一轍何則卿謀翩翩公子先生
爲九紫公文孫其家世同卿謀容止清麗弱不勝衣
先生少年時策肥被錦豪宕風流一時有烏衣子弟
之目其佳致同卿謀秋閨一曲爲香奩絕調先生所
謔情文種玉蝴蝶諸劇獨步騷壇識者奉爲填詞家

科律其雅尙同卿謀悼時有詩先生承簪笏薪傳之
後不求仕進髫齡卽委棄舉子業布衣草屨隱於寶
水蓉山之間沒齒無怨其守義同卿謀湘中草爲藝
林寸璧先生翕潭一集雖剗劖有待宛然李賀之遺
卿謀大才而歿歿而無子先生三娶名家女熊羆之
夢杳然其著作其身後究無不與之同予才儉學荒
視悔庵如在天上然回思二十三年中挹先生之富
以藥余之儉資先生之勤以墾予之荒形逐影俱聲
隨氣感固結而不可解銘勒而未能忘者詎堪僕數

今日者先生往矣紙牕竹屋燈火燼燼一望伊人不可梯接高山流水之音得無有淒其欲絕者乎因哭倡四首并哀其哀輓諸作錄爲一編仍之曰焚琴詩彙匪詩也彙之以寫予之私痛且以滙諸君子之公痛云耳

謝翁潭先生全集序

士君子生大有爲之世忽焉至於一無所爲區區語言文字欲其獨存於宇宙之間也豈不難哉雖然有說焉人嘗世不可爲而其中有不可屈之志有不可

泯之神有不可遏之氣由是發爲文章則先怪陸離不容終掩冷而愈炙淡而益永久而彌新夫如是不必廊廟也山林可矣不必聲氣也孤鳴可矣如吾友翁潭謝先生其謂是歟翁潭生前明鼎盛之秋一門羔鴈科甲蟬聯厥祖九紫先生同從祖曰可先生皆以名進士起家聲著臺中譽流海內一時有二謝入京三王減價之謠聞者艷之其父式南公以烏衣公子醜浸於西園東壁之間翁潭斯時襲祖父之聲華標名人之骨岸含毫吮墨被錦策肥意謂吾家寶樹

卽以方之竇桂玉槐夫復何讓乃未幾而河山非故矣式南公呼翁潭而前曰吾祖父叔侄世以青箱顯義無再出吾將棄諸生服迹跡深山其與爾偕隱乎翁潭泣血頓首曰願從大人之後由是晦匿于華峯之陰日以教授生徒苟全性命舉前此之風流骯髒者忽焉鶉藿自安而翁潭恬然也嗣後式南公謝世翁潭煢煢隻影窮愁著書彼固無心於世而世亦莫得而撓之一時寶塘名士如吳雨倩劉亦茂輩皆服膺翁潭欲爲知己存不朽之業然二子俱以鬱鬱不

得志于時故翁潭詩文久已汗牛充棟雖各有評騭亦不能爲之壽金石登梨棗以播其名於石渠天祿之中識者憾之矣晚年喬寓鰲水始與余爲性命交周還二十一年長善規過賞奇駭疑幾無廢日一若翁潭有不可一世之思非予無與吐予有不能告人之隱非翁潭無與言其中膠漆之投針芥之合固未可爲一二俗人道也不但已也著述之暇間或出其閒情逸致譜作填詞故其所撰玉蝴蝶傳奇妙絕一時予亦學步效顰作雜劇四種而翁潭不以爲怪所

謂不可無一未許有二余與翁潭似之矣其生平詩文美不勝收十年以來柳生左肘未遑較編邇者匏繫一羶索居無和因擇其不可磨滅者刪存若干首繕寫成集雖不能如袁中郎之于田水月表章備至其亦藏之名山待之其人之微意歟嗟夫翁潭往矣所存者特語言文字之迹耳其獨行大節宜乎不以此爲軒輊獨恨頽墮如予固已憔悴于曉風殘月之下而所謂翁潭之文與詩不獲授諸剞劂增重雞林止惟是和墨伸紙分類別條摩挲而激賞之其亦有

大不得已於其中者乎亦或者藉翁潭之志與神與氣以獨有千古而已矣而他何望耶於是乎有感

年譜圖咏序

長洲尤悔庵先生刻其西堂餘集成冠以年譜圖十八幅各儷以詩其中始於夫婦繼以朋友又繼以父子君臣推而至於服官遯跡嫫老遊仙舉一世之苦樂悲愉順逆生死之故而畢具於渲染雕繪之間夫而後而悔庵之生平固已瞭然紙上矣董君幼成薄遊潯江攻文之暇每謂案頭兔園冊子斤斤悶悶困

人特甚安得快書一則徹夜讀之以淘汰其不平而舒泄其活潑洒落之致予乃於行篋內出年譜圖示之董君擊節曰有悔庵之人是以有悔庵之事有悔庵之意然後有悔庵之圖使圖自圖也我自我也其與對鏡回頭者何異於是閱一圖旋賦一詩而年譜圖咏遂爛然成帙矣董君之心與手其有功于目如是悔庵雖往其將引爲同調乎今而後其有聞悔庵年譜圖而慨焉興慕者請以讀董君之詩

潯水清音序

音也者自無而之有者也當其萬籟俱喑窈然宵然迨於有所遭而卽動有所觸而輒鳴固無論其遠者大者舉凡一物一器皆足以起沉鬱而破幽憂此其故爲何然而感發之下清濁判焉賞音者欲比而同之其無乃悖甚余司鐸潯水息響銷聲其來已久卽或間有發舒亦不過錚錚小磬夫何當於諸君子之叩擊乎究之孤鳴之頃縱欲簡棄一切納其身于虛無恬恍之鄉勢竟有所不能於是率由舊章每值季首頒題課士得文最夥雖美不勝收就中擇其發皇

醞釀可以集金玉之成而協鍾呂之韻者錄文若干
首置諸几案以代球石且爲之顏其冊曰澗水清音
雖然諸君子固音之發焉者也岑寂如予縱不敢謬
附於賞音之列然而傾耳之際方且聆豫順于元聲
聽和鳴于雅奏雖不敏亦與有責焉他日諸君子翺
翔於清廟明堂之上盡出其素所蓄積者用以鼓吹
休明敷揚盛治予於其時或亦不致鬱鬱以終且壘
壘焉自鳴所長擊鐵如意從旁而和之卽在今日于
喁相答窅窅相宣諸君子縱欲爲陽春之寡和天籟

之自鳴也其將能乎

一草亭詩序

余與內兄龔幹恒交四十年稱莫逆雖相距五十里
而賞晰之功問難之益以及贈答慰勞之勤恍然如
共一室蓋其所投契不在葭莩之末而在性情之微
矣幹恒素耽詩又不數爲詩且不樂人見其詩故其
風雅之稱落落不出戶庭外以此之故故見其詩者
惟予卽知其不數爲詩而耽詩者亦惟予也不然幹
恒直一詩人耳豈乏當世之名流巨公爲之弁冕揚

厲而何取於予之序之而必惟予序之者豈惟陋翰
恒實甚然亦可以覘翰恒之志矣予寂守澗水與翰
恒別凡三年庚寅冬翰恒襆被携筇訪予於菽窻葦
屋之下因得劇談往事且叩其三年中之筆酣墨飽
必大有可觀而翰恒瞿然曰無有惟是番連半月數
日之間晤予有詩別予有詩鯨脆有詩卽遊煙水亭
暨陶白祠亦無不有詩予詫曰子何良賈深藏若是
翰恒曰子殆寤我矣其亦進我者乎隨從枕中出一
秘本顏曰一草亭集屬予評且屬予序膳寫精工篇

什絢然予因是益嘆翰恒之爲人落穆自安而且信
老子之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爲不誣矣翰恒
爲詩遐索冥搜不肯輕易下筆比之米襄陽之五日
畫一石十日畫一樹之意應無大別而興致所豪一
日可成數十首雖李供奉之倚馬曹陳思之七步何
多讓焉翰恒自澗歸樂剛十日予郵此報之他日拂
袖歸林相與酣恣於一草亭中把酒淋漓索翰恒之
詩而讀之將有威鳳九苞之勢豈徒曰吉光片羽而
已乎

旅匡草詩序

雲林鄔子聖什予內弟也庚寅春以尊人命過鱸堂而問業焉志甚銳於是相與彌歲時同客者有瑤石董子幼成雅好詩同予倡和不輟幼成集其頻年諸作就予評而序之予頽之曰潯江野嘯鄔子家居得力庭訓然孜孜汲汲大抵留意帖括之學而較平量仄實未能也乃一旦感發興起奮然而爲詩予頽之曰詩未易言也鄔子勃然應曰陽春白雪和者原希彼巴人下里夫誰禁之而竟使反舌而不鳴乎由是

朝而誦久而維事起而題成題成而韻合韻合而詩就灑灑洋洋雖未必動中規矩然其腕下行間儘有天籟自然不謀而合之妙予爲嘉其志之銳且嘆其才之敏有所作卽爲之哀多益寡芟穢去蕪日積月累遂已裝錄成帙予定其名曰旅匡草鄔子之詩蓋駸駸乎日多而未有已矣憶予自成童以來遊劍水游蒼書先生之門兄弟朋友聚處大雅堂中互相劇切予時年甫十四卽學爲詩古文辭此道浸淫不爲不久今年近疆仕憔悴一官固已自少而壯壯而將

唐鑑卷之三
老矣雖蛙鳴虫響累百盈千然反己自思縱有耐莊
詩文數冊亦徒以飽後日之蠹魚而覆他人之酒甕
傷矣至出其一得用以進鄔子之詩於大成或者亦
有所長焉非苟而已也鄔子勉乎哉從此善養其一
往不同之志以益充其可以有爲之才採春華而掇
秋實安知旅匡一草不可以登王李之堂而闖鍾譚
之室哉鄔子曰未然也爲喜而序之

黃齋若四書文稿序

國朝因明制以帖括取士士之爭自濯磨以鼓舞於

風氣之先者代有名構但科不數人人不數篇甚矣
夫文字之難言也已丑以來有漢陽熊學士手闢蠶
叢舉明季膚浮冗爛之習廓清而變化之厥功鉅矣
自後矜尚繩尺畧掃繁蕪然矩方規圓之制漸失其
真未幾而篇法股法之不講甚至出比對比畧換一
二字而遂儼然成篇而其意則雷同也其氣則消索
也其調則庸俗而總不耐咀嚼也癸丑之會不得慕
廬韓公起而矯其弊砥其流則卑庸靡弱其不胥天
下人之性靈而濡染將盡也幾何哉迨至己未競趨

冗長不過一字一句之纏綿竟至連篇累幅刺刺不休止患言之不足不顧理之所安作者不倦而讀者厭焉於是選家有迴風短篇之刻舉前此之汗漫而無歸者一裹于簡鍊識者珍之夫乃嘆王唐陶鄧之宗風至今日而依然無恙也豈非文運之幸乎癸亥甲子之交予亦有志于此積兩年之夜雨孤檠力摹先正爲文二百有奇每藝成不過三百餘字雖未得其神髓之所在然葫蘆依樣鬪者亦往往有一語勝人千百語之評遂持此應試希冀一售及檢出遺卷

主司竟以寥落二字黜之由是向之見以爲當然者復深悔其不必然矣噫嘻何予之憊歟齎若大兄力學篤行久爲吾黨領袖其論文一宗先輩凡時下膚淺之辭柔滑之音日不一瞬遇一題卽鏤心刻腑絕不襲人唾餘大抵斂才歸法鍊氣歸神而斷斷乎不以風氣之愛憎爲依違兩可之見其過予遠矣今年春同硯潯陽讀其窓稿服膺不置故予贈其詩有王唐雙鉢授陶鄧一燈燃之句他日持衡者以第一人許之將與守溪荆川石簣定字諸公把臂入林爲之

維持文運則是稿其陸地之江瑤柱也信矣夫于是
齋若撫掌曰予文尚短而爾序顧長得無王好等而
子鼓瑟耶予默無以對

黃齋若大易文稿序

予既序齋若大兄四書文以傳矣隨復有大易文稿
序之命嘻是役也其將以不敏謝乎予於易非專經
雖字句之間間亦喜爲漁獵然格格焉未涉其籓籬
私心竊憾之至於秘鑰奧閫直邈焉河漢耳聞于其
理何由手定其文於是躊躇不報者三

全稿而讀之篇凡一百五十有奇就中文成一律不
支不蔓惜墨如金與前者四書文如出一轍宛然雙
珠之照耀十二乘也蓋其洞達陰陽囊括今古諸凡
闡卦詮爻則必因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所終極而
體則高以潔也調則簡以鍊也意則絲分而縷晰也
技至此其亦神矣哉雖然竊有感焉士操不律以應
當世之求咕嗶呶自少而老只一部四子書應酬
不暇至於經義大都不過勦襲雷同便稱作者然倖
而得售者往往有之求其獨出機軸吐一己之性靈

成一時之花樣領異標新百無一二今嚮若積窮年
之心血慘淡經營蒼萃而融液之是稿出將必有如
千里驕驍一朝而遇孫陽之顧者吾又將以賀斯文
之遭也

喬煥周時文序

甚矣夫時文之無定論也其來久矣就一時而論或
者一人之所可閱一人而又以爲不可就一人而論
或者先時之所可閱後時而復以爲不可其間妍媸
倒置棄取溷淆匪惟作者不能逆料卽論者亦何曲

折衷於一是使世之人必不敢過而議之所以自制
科以來代多名篇求其足以信今而傳後者能有幾
輩甚至榜花乍列其交遊族黨往往借其聲光以爲
寵耀而遠而至於他邑又遠而至於他羣叩其姓名
且茫然不知其爲誰何者嗟乎文之以科名重其說
似也而其實非也矧夫科名何能重人人自重科名
耳喬子煥周文名燥吳楚間者垂二十年屢冠一軍
試棘院危得而復失者無筭予至潯水喬子謬以余
爲知文於是得率其蠡管之見探其奇於筆歌墨舞

之間喬子之文不炫才不使氣醇乎其醇雖一字一
句循循然莫不有規矩蓋藝也而進乎道矣始予未
與喬子遇讀其文覺字裏行間無非宇宙之祥雲湛
露甘雨和風互爲凝結意其人必有道君子也及屢
相過從覺衣帶間毫不爲風氣之所濡染因是益嘆
向之醜恣其文以擬合其人者蓋若操符契也吾願
自今以往喬子力行其所學而終不變其生平之所
守雖伏櫪長鳴安知不有九方歎過而物色之而且
舉前之所謂無定論者至喬子而終歸於有定是又
斯文之幸也今夏抄其窓課若干首相質論次之下
爲書數言以廣之

送同官劉三英歸里序

今上御極之四十八年予叨簡命司鐸溢城時同官
者爲興國三英劉君其才長其學瞻衣帶間皆足爲
士林矜式予一見輒喜之自是相得無間互歷寒燠
忽忽三年夫近日廣文一席兩官並設一時接膝而
謀者皆東西南北之人其上焉者動以意氣相矜尙
以致秦越判然其下者則以蠅頭小得而至於冰炭

之不相入者比比如是三英與予不但於利無所猜也卽道亦無所競蓋堅貞之操持之已久故佞求之見淡焉若忘所以共事一堂除校士課文而外詩酒盤桓不爲俗染暇卽啖匡廬之雲氣吊陶白之芳蹤以遣其凄清牢落之况所謂矜不爭而群不黨者予兩人亦幾幾乎似之今夏五月三英以微疴謝政歸里髡伯朱公大尹張公稔其賢皆給札造廬懇晉再三而三英斷不以朝薨暮鹽之意稍易其松風蘿月之思去之日諸寮采相與送於郊邑紳士相率餞於

塗驪歌前嘯馬首隨驅無亦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乎雖然三英行矣王程乍遠家慶忽來千里征帆快焉憇止此樂何極其或琴瑟合韻羔鴈成群三英以煙霞物外之身坐享一門之豫順而忽然追憶舊遊老屋三間寒帷一片尙有依戀忘歸如予者亦不禁爲之樂極而悲矣卽予也俛仰匡山潯水之區倦懷夙好仰落月而望停雲其能不念之而生妬耶今日者悵攀轅之無策愧脂轄之未能不過舉他日之不自聊賴者先時而繪想之亦竊效古人臨別贈言之

義且以代涇城之詩云爾

送李七峯遊江浙序

吾鄉李子七峯少攻舉子業枉于有司退而樂志林泉邇年以來鏤心剔腎輯字韻合考一書其大槩已付剞劂李子又懼夫蒐羅之未廣考証之未大于是從舌傭之下竭三載之晦明風雨因字紀事因韻分門業已爛然成帙李子之用意可謂苦矣難矣且其心最虛欲挾所有以遊于名都巨邦遍訪當世之知言者相與商可否定從違李子蓋幾幾乎與古爲徒

且將以天下士爲友而豈一鄉一國之謂哉壬辰春予兀坐師山草舍遠望匡廬晴雪不散突起遐思而又徬徨慘淡竊慮夫三年冷署日與蠹編爲緣杳然不知名山大川之所在而當時之高人畸士亦絕無有過而問焉者不覺沉鬱終日適李子從建昌王大尹署中便道顧予因是淪茗烹蔬徘徊兩晝夜今李子沿江而下勢必搜廣陵姑蘇武林三衢之勝盡入奚囊而其所著之書必將有特達之知己快目賞心流連不置且爲之壽梨棗而重雞林吾知自茲以往

李子自能以其廣且大者勃焉鬱焉酣恣于心胸耳目之間而非如曩時之以一鄉一國自擅者矣故於其行也書以壯之

劉二玉時文序

余秉鐸化庠凡庠中所爲出風入雅含英咀華之士願得及時接見以一洗孤陋爲快其間之以文藝相商者雖不乏人然而昔菴衙齋知音絕少除一二課業而外得以盡挹其胸中之奇者亦甚寥寥則甚矣余之憊也劉子二玉化庠中知名士遇試屢爲持衡

者擊賞今夏五月彙文數十篇屬予評次是將以秘之篋中者公諸同好二玉其知我者歟于是從蕉雨槐風中爲之定甲乙辨妍媸而二玉不以予爲妄竊意二玉生匡山潯水之間讀書養氣歷有年所每一操觚必能舉曩日陶白之標致攝入毫端故其爲文也原本經史獨寫性靈滔滔滾滾怡然渙然而不見有牽合摹擬之迹醇而後肆其庶幾乎丹黃畢草草數言報之

金漢封時文序

金子漢封化庠中出拔士也予于己丑春司鐸其間
抵任後例有會課時與試者若干人而于漢封則僅
謀面也于是不揣荒謬輒爲之定甲乙恣丹黃披閱
之下竊自快亦能奇漢封文搜之壓卷此可見文章
之聲價自有定評而其所結契初不必有心爲迎合
蓋膠漆之投乳水之會往往在于無聲無色之中必
非作而致其情焉可知也自是賞奇晰疑屢共晨夕
漢封絕不鄙予之固陋一有所作卽繕本顧我就正
不遑而予亦甚偉漢封之精勤極爲擊節而嘆賞之

大抵漢封之文體會傳註自成機軸其品清其骨峻
其意致最靈而其所以引人入勝者則得力於轉之
一字爲多蓋轉則勢捷故其奔放也必鬆快而不呆
轉則氣舒故其吞吐也必從容而不迫轉則其爲機
也新而變故能使陳言之必去轉則其爲神也暇而
裕故能使妙緒之環生漢封躊躇滿志之下雖別有
會心而予之所以定漢封之文者其必在是歟漢封
尊人天鳴先生爲潯水宿學積行未售髦年猶孜孜
不倦其令叔藺有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出宰西秦治

行煌燿，漢封不出戶庭，業已操券而得之。從此老其波瀾，熾其薪火，安知不可闖正希之室而奪道隱之席，而况他日者徵醞釀于朝，寧樹儀羽于國門，其發皇亦何可勝道哉。

潘霽亭集序

娶江霽亭潘君，高隱桃溪之上，斗室蕭然，歌聲若出金石，乃績學敦行，竟不得志于有司，退而以著述自娛。於是門下士哀其詩文若干卷，壽諸剞劂，顏曰穎川。日聞和觚翰家得之，靡不奉爲靈函秘笈，予耳熱

霽亭名最久，每恨僻處深山，徒結秋水伊人之慕，年來秉鐸汝南，索居無和，將謂空文漸老，卽素所願見如霽亭者，亦何由一叩其胸中之奇乎。歲屆壬辰，適同官戴君省齋與其友潘君乾大偕來，鱸署，于是得覽其穎川聞和二集，乾大于霽亭小阮行也。霽亭又以尺書遠貽，命予序其端，是猶問不可階之天，於長不能以寸之入，有不胡盧絕倒者哉。雖然，索西子之癡糞如來之頂力，雖不逮，竊有志焉。由是盥誦窮日夜，其中有莊雅如端人，正士道貌方嚴者，則賞之有

唐鍾文集 卷之三 十九
雄傑如猛將登壇叱咤風雲者則亦賞之有韶秀華
麗如裘馬少年翩翩自得者則賞之有軒朗貴重如
臺閣巨公令人不敢褻視者則復賞之有瀟灑絕塵
如竹林名士風流獨擅者則賞之有孤迥沉寂如緇
侶黃冠遊于方之外者則又賞之根深者其枝茂膏
沃者其先遠硯田寸壤千古猶馨吾有以知霽亭之
志不凡矣獨是士手一編清華夢斷視彼襲人牙後
者倖而得志其都麗赫奕儼然如在天上然其售世
之作不數年間早已蕩爲冷煙寒露卽間有剩響殘

光亦徒供僉父之一笑曾不如老屋經生窮愁著書
盤錯艱難捩髭嘔血反足以焜耀當時而聲施後世
較諸千金之子萬戶之侯朝榮夕萎烏能彷彿其一
二豈非彼蒼之厚其積豐其報以垂諸無窮耶霽亭
于此其亦可以自信矣嗟乎千里神交把臂何時小
阮乾大郵予言以報卽以是代蒹葭之詩可耳

披霞集序

昔蘇長公語言妙天下其於佛印也凡動作詼諧之
間每一啟口輒得禪家三昧故其爲詩亦往往雄視

唐鍾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一時然或者曰詩有律有韻有聲有情有波瀾意度
其中雅俗正變雖屬微茫斷無不可窺尋之理今浮
屠家開方丈豎拂子高坐聚徒只一部支挪謾述無
非自我作古說地談天究從何處着脚卽以能詩者
探討其間亦茫然不識其所謂噫爲是說者不幾分
詩與禪而二之也乎不知禪由詩而入者其領取必
真其解悟亦甚神詩由禪而得者渲染卽是鑪錘推
敲便成棒喝詩也禪也蓋合同而化之謂矣元庵和
尙爲七閩世家子其尊人且庵先生以前叨進士筮

仕楚中司馬元庵棄青紫而事瞿曇者數十餘年是
以儒而逃于釋亦猶之以詩而造于禪者也今駐錫
潯陽之普潤庵適意之暇常以詩質予因是得覽其
披霞集二卷熟讀數過令人飄飄然有出世之思予
素不知禪一切宗門語錄久已置諸蠹飽塵封之中
卽偶一繙閱未免酣然欲睡迨夫托鉢携筇揚風抗
雅往往以其孤雲野鶴之意激而爲松風蘿月之吟
又未嘗不心折而誦揚之究之鈍根未化方自愧不
可與言詩而何有于禪然詩如披霞竊不願與之談

禪而但樂與之談詩雖然機鋒相對言下了然此中消息豈容莽人問津其間之自禪而之詩自詩而之禪或者不無遺憾而有如頑石之未能點頭者願老衲子一拳槌碎質之元庵以爲然否

潘乾大集序

歲在壬辰初秋予旣序潘君霽亭集以傳矣其令阮乾大與予周還於苜蓿齋頭自夏徂冬已更寒燠每從杯酒笑言之暇索其詩若文而讀之而乾大曰無有間或單詞隻句偶爲流露而其秘之枕中者終匿

焉不以示予甚矣夫乾大之善藏也夫士君子篝燈宿火呶唔紙窻竹屋之內搨管躊躕非不獨有會心其或評花咏月取友言懷捩髭鬚而嘔心血高岑王孟亦未嘗不各宗一家而世無知我惹焉孤鳴有淡然漠然焉而已矣乾大之藏也豈非乾大之道哉先是乾大晤對間謬以予爲知言徵予近作予不自養晦妄以拙稿呈醜至是始以投桃報玖之義出詩文若干首屬予評且命予序予謂詩文一道不可以學而能又不可以不學而能其不可以學而能者性情

雅俗之分也。其不可以不學而能者見聞廣狹之辨也。乾大蘊藉風流，具雅人深致，生長名家，漸摩父兄之教，一門群從，互相師友，兼以舟車所歷，絳帳所經，其間關山湖海之壯濶，煙嵐風雨之迷離，人士衣冠之麗都，贈荅交遊之繾綣，皆足以印證架上之藁書，激宕胸中之奇氣，宜乎其發爲高文，形諸嘯咏，往往實大而聲弘，標新而領異，彼蛙鳴虫響如予者，烏能與之頡頏于壇坫間耶？而况他日者，本其家學，蒸爲國華，予以懸示都門，廣揚清廟明堂之盛，山輝川媚。

寶光燭天，固知向之篤于藏者，予懼其終不忍藏也。乾大歸，與霽亭徜徉于竹林之下，引滿淋漓，祈以是言質之。

同友人掃雪烹茶序

年逢寅臘，月建丑初，雨罷風鳴，園圍起凄迷之色，雲深日暗，戶庭流蕭瑟之音，驚鴻陣之悄然，一天凝素，怪鵲巢之寂若，滿樹封青翠，影彫兮凍斷，君子之竹，蒼顏老矣，摧殘大夫之松，槿籬茅舍，有人歸局，重扉而不啟，葦岸蘆汀，無客釣維小艇，以難關寂寞，鱣堂。

詹鍾文集 卷之三
徒煨楮拙飄搖鶴擎掩映嗟峩裁詩拈兔穎之毫結
硯冰而莫解呼酒倩犀頭之竿吹鑪火以不燃訪戴
山阿動愁屐折臥袁土室復歎囊空惟天心惠我以
瓊瑤看去儘堪豪興且地面貽人以珠玉拾來亦可
療饑命彼頑童活予羈客掃鵝毛於月檻滿注螭甃
羅鷺羽於風爐頻燒獸炭自調君臣之火鼎間銀浪
紛霏誰費子母之錢鐳底瑤星宕漾松聲嘍嘍欣耳
畔之忽來竹韻珊珊快目前之並到出龍團于几上
同作故人揀雀舌于笥中共成知己須臾變色綠雲

隨白墮流馨頃刻香凝素盞與青霞送馥不減玉川
七椀愛客頻來何須金谷三鍾伊人宛在銀砂入口
從今不必羨盧仝玉屑填胸有此直教輸陸羽逢場
消酒吻雅愧相如卽景潤詩脾實慚供奉耽茲冷淡
敢言白日無荒負此清狂寄語紅輪莫上因題小句
用質大方

--	--	--	--	--	--	--	--	--	--	--	--	--	--	--	--	--	--	--	--

詹鐵牛文集卷之四



傳

順孫董樸齋傳

順孫姓董諱啟昌字燕及號樸齋世為樂安流坑人其高祖河南道監察御史雪峯公當前明成化時仕於朝有政聲曾祖刑部郎中理學蓉山公克繩祖武其道德勲名幾與雪峯埒蓉山生迪功郎龍涯公龍涯生庠士天康公早年不祿元配鄧孺人有苦節撫

其孤子樸阜。樸齋模阜子也。性至孝。不事奢華。好讀書。嘗自負曰。詩書吾家舊物。不此之務。得毋過佚前人光。以故咕嗶咿唔之下。肫肫然止。知有父母。卽知有祖母也。蓉山公有祭田一千三百畝。隸于五十二都之南漕。爲寺僧竊踞。模阜毅然鳴之官。事聞兩院。二十餘年不決。將就讞。模阜以鄧孺人年老不忍行。孺人曰。子以我爲老乎。我祖若宗千百年蒸嘗之所寄者。惟此何物。匪顛得而奪之。爾曹其謂之何。模阜由是洒淚上路。竟赴讞所。時家政一委之樸齋。咄

嗟立辨其事。鄧孺人也。仍不異模阜在家時所最難者。鄧孺人一日疾作。手足疲頓。醫藥罔瘥。凡飲食起居。必藉扶掖。卽溲溺污穢事。不假手于他人。家多婢妾。樸齋必躬親之。無難色。而鄧孺人亦惟夙興夜寐。左右提携。非樸齋不願也。於是劬勞膝下者。凡三年。或謂之曰。讀書本圖光耀前人。侍養高堂禮也。今子欲以韋布老顯揚之義。何居樸齋。唯唯曰。吾父爲祖宗事。遠出。祖母在病。不有子。復不有孫。何人道之爲。區區拈括之學。其末耳。一日鄧孺人病劇。樸齋焚香

泣血頂禮北辰願以身代自是鄧孺人得無恙繼而前訟昭雪模阜歸鄧孺人執其手曰吾母子之得以復見者微吾孫之力不及此未幾鄧孺人卒彌留之際顧謂樸齋曰人有子能孝幸矣有孫能承子之孝以爲孝不尤幸乎今爾于吾若是吾孫乎吾子也吾無以酬爾竊願爾之子若孫悉如爾之于吾如是焉已矣樸齋泣而退予讀吾友董騰卿氏所續行述遂不禁怆怆然有感于心也作順孫傳

論曰自古爲子易爲孝子難而爲孝子之子則更難

何則孝子之心純一無僞之心也孝子之事又至庸而不可幾及之事至於孫則極盛之後難乎爲繼矣此卽矜尙篤行之士欲等而齊之易乎不易乎今觀樸齋之行事下無忝于其孫卽上以比隆於其子以爲難誠哉其難也且董氏自雪峯公宦達勲在彤廷卒於官舍其于古人臣死勤事勞定國之義夫何愧焉矧蓉山有子華岑公善事父母嘉靖中奉詔旌其門至今以孝子著樸齋承忠孝之後卒能卓卓焉爲兩間不朽之人其行芳其名赫矣予又聞樸齋有子

八人孫枝林立皆以文學世其家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誰謂天道之不足憑哉

先兄藹臣先生軼事傳

予兄翁際先君子徂落之秋其遭逢慘酷身其境者未之知也由今邇之蓋實有餘痛焉先君子胸有偉抱連不得志于有司自康熙丁未正月赴玉樓之召時先兄僅七歲予年止五歲寡母煢煢相依爲命酉戌之交鄰邑有處士王先生先母聞其賢聘爲予兄弟師旋復別去其時孺穉無知意謂童子剖蒙之師

倏來倏去一聽大人主持幾不知其師爲何許人亦并不解師之責望于弟子者爲何事也迨後先兄頗自成立歲在戊午督學武林戒三邵夫子拔補黽庠第四予亦稍能竊讀祖父遺書不致墮落家聲貽寡母累此皆不具論論其軼事王先生諱正心字叔平別號龍峽居士同府崇仁縣大華山下人狀貌頗偉善記誦精天文地理之學能慷慨談今古事故當前叩啟禎時隨其尊人潛甫公遊粵大司馬經畧袁公崇煥器重之贈其詩云有旭日溶溶出海潮英雄何

事不凌霄等語欲招之從軍遼左以圖仕進潛甫薄
袁之爲人知其不終不許其行先生遂不得志以歸
歸而貧貧而無子夫婦子處惟以教授生徒爲事已
酉庚戌間予與先兄從之遊辛亥以母命延禮別師
先生雅不以予輩不在門墻局外視之每歲時伏臘
必襍被携筇自崇至樂顧盼箴規不少倦予兄弟亦
知尊禮先生無失節每下榻予齋所購書籍翻閱殆
遍間或舞蹈詼笑以爲娛樂先生亦不之較與之劇
談從古家國間興亡得失諸大故至漏盡猶刺刺不

休性耽果餌不飲酒凡飴餠酥烙之類予兄弟悉獻
之無吝先生手不停披口不停啖笑談自若旁若無
人其欣喜灑落之狀及今憶之猶恍然如昨自辛亥
以來先生於予家歲必數至至則流連不忍別至庚
申時年已七十八矣猶記一日者先生歸先兄命館
童策驢送之一路傾跌墜地無筭館童反出先生手
論云途中甚爲此驢所苦嗣後止宜僕价輩往來斷
斷無煩此君同人見之習爲美談其晚年舉動大都
如此一日先生扶杖至茗菓甫進先生愀然曰吾髦

矣將來不獲與汝兄弟相過從笑笑伉儷何以爲昕
夕謀先兄慨然曰事在我當與吾弟圖之先兄隨拉
予至先生所顧謂先生曰先生夫婦每歲需餽粥幾
何先生曰得穀八十鄉石差可無慮先兄笑曰吾以
爲是何等艱鉅事今若此予兄弟豈見義不爲者流
哉遂執筆批字一紙云藹臣兄弟共給穀八十石爲
王叔平先生養老之資歲以爲例決不食言先生難
之曰此君古道也然而有不便者三焉給穀必俟王
人批單無單管穀者必不敢妄與爾曹志在四方吾

老困蓬蓽倘批者管者兩不相值將若何其不便一
也且爾居樂予居崇往返遷延使懸釜待炊而所給
之穀遠在百里外雖與我我何能濟其不便二也况
予二老人風燭草霜吾藉君粟以終餘年是矣萬一
予先婦歿遺此孤嫠奚以存活其不便三也先兄毅
然曰是何難今與先生約先生在一日每歲給穀八
十石倘或不然師母每歲給穀四十石予兄弟有田
隸于忠義鄉之池源距先生家僅十餘里擔負良易
每年支給不必經聞予兄弟今鑄龍峽居士圖章一

方存先生手先生按期發印單赴池源支用予兄弟
每年照印單註銷該管穀八十石復將前所批之字
逐一詳悉載明款項俟夫婦仙遊方完此段公案其
說何如先生鼓掌曰善哉此舉元方倡之季方和之
予雖憊其克有終乎自是先生起庚申至丙寅凡七
年歲給穀八十石蓋先生卒于丙寅年十一月也師
母起丁卯至丙子凡十年歲給穀四十石蓋師母卒
于丙子年之九月也獨所憾者先兄以物與民胞之
心行崇儒重道之事乃歷年未永竟以不壽終予不

肖亦體先兄養師之志不敢稍有違背以負吾同氣
于九原蓋十七年如一日也厥後先生夫婦俱歿其
族之賢者始繳還先兄批字一紙暨龍峽居士圖章
一方迄今尚存予篋中每一見之未嘗不欲歔太息
以爲古人之風之不可復見也嗚呼痛哉先兄生平
真純孝友不忤于人與之遊者如飲公瑾醇醪使人
心醉今謝世三十年竊恐世有不知先兄者僅目之
爲溫飽貴介中人而不知其骨岸襟期有超然於流
俗之外者因傳其軼事使後之搜獨行者有所採擇

唐金華文集 卷之四
云先兄諱吉仕字藹臣卒年二十三撫州府學廩膳生

處士謝翕潭先生傳

處士姓謝諱士鶚字一臣號翕潭撫州金谿九紫山人其曾祖九山公由前明孝廉出仕祖九紫先生兄弟叔侄同時四登進士榜而九紫名尤赫與若士湯先生並幟詞壇時有湯謝之目父式南公以文學顯處士生有異稟九歲能文式南因父叔宦達別構大廈於羊城處士十歲時式南持其文謁艾千子先生

極爲激賞有神童之譽聞者艷之維時烏衣巷口各擅豪華處士生於其間咳唾皆香衣襟流韻視世之猥褻自安者相懸萬里也然處士不樂以此相矜尙故于舉業一道以至經傳子史諸書靡不刻意鑽研床版減銳無何而明社屋矣式南泣血籲天語翕潭曰吾將棄諸生而遯于野子其從我遊乎處士曰唯唯由是寶樹堂前頓起荆榛父子捨置一切相與隱于寶塘山中斯時也處士年日長家日落惟教授生徒徒以資餽粥雖破衣敝履恬如也使其變易初服屈

己逢時安知不博取人間富若貴而奚以寂寂者爲
哉蓋其可以富而故貧可以貴而故賤非有以強之
也本于其心之所素定焉而已矣客崇三十餘年名
譽日燥詩賦詞曲色色擅場凡瑣屑怪誕極小題目
或步韻或迴文動以數十首計其聰明博瞻一時嘆
爲無兩崇仁前輩周舍庵名孝廉也偕同志十餘人
結奕社熱處士名招之入時處士齒最幼同人屈其
才咸以牛耳相推他如吳雨倩劉亦茂皆有聞於時
悉服膺弗置引爲莫逆交崇邑侯駱公復旦陳公潛

聞處士之賢造廬訪之處士匿弗與見復以薪米餽
遺謝勿納其高介如此處士持躬峻潔而舉止又磊
落不羈填詞一道是其專長自有元以來諸家詞曲
以及宮譜諸書靡不浸淫饜飫于其中其所誤憤商
山快目前及晚年所構情文種玉蝴蝶等劇久已膾
炙雞林卽優伶家學習傳誦演之穉穉見者皆爲絕
倒處士至得意時亦間喜爲嚶吟嬌妮之態點襯于
篋篋檀板之間處士於此道有嗜菖之癖故于予所
著一線春畫中緣同林鳥女鍾期四雜劇亦謬加咨

賞評序而不知其爲荒唐可笑也。或論及綱常名義與夫古今治亂興亡諸大事，必汗出面赤，力爭於至是而後卽安。歲甲子，門人游奎士，延請設絳于象山之麓，由是處士居樂安。時予偶作簷前鐵馬諸詩，爲同輩傳誦。處士一見而奇之，卽倚韻十餘首，造予齋相見之頃，絕不作寒暄語。予洗盞，番之。處士高談雄辨，旁若無人，有似平素相狎者。然自是過從，番連契合無間。尋又別去。丙寅之春，予聞處士客况寥落，寶水知交彫零幾盡，懼無以爲朝夕謀，旋折柬招之。處

士素睚予，卽携其婦偕來。予爲之適館，授餐織悉畢具。處士顧而樂之，自是共晨夕者二十一年。其間賞奇晰疑，枝枝節節，俱有伐毛洗髓之功。雖風雨寒暑不廢，不但此也。處士于詩古文詞，一日可了數十幅。甫脫稿，卽屬予評閱。予或妄出一得之見，稍爲改易。處士不以爲怪，且深然之。至于矜尙風節，砥礪廉隅，維持名教，其見之于語言緒論者，絕無吝惜。阿狗之私，予偶有過，處士必盡言匡救之。其與人爲善之懷，擬諸渴者之於飲，病者之於醫，何多讓哉。歲屈丁卯

乙亥予兩赴都門處士住予家日則繙弄書籍閒吟
苦咏間或出遊郊外以破岑寂然主人遠去孤檠獨
榻倍覺無聊卽予於旅次征帆馬蹄蹀躞之下每一
念及不覺凄然喪氣及歸里閉甫接笑言愁城頓破
故人謂予兩人之相知雖古之管鮑牙期不是過也
處士賦性剛直人犯之刻不能忍猶記一日者與予
同客章江寓鄰有度曲者聲調可憎處士忽爲技癢
擊箸歌尋夢呼魂二闕予隱几而臥處士拂然曰吾
以爾爲賞音久矣昏昏欲睡詎知我者乎隨拍案大

怒聲色俱厲予改容謝之毫不介意處士卽爽然曰
吾年數倍于爾而爾意度雍容如是吾何以堪嗣是
人有忤之者總不與較惟笑談遺之其晚年進德大
有婁師德之風焉君樂二十一年當路諸公屢欲延
致後堂以資啟沃禮意有加處士守往見不義之志
閉門謝之下而農叟牧豎販婦擔夫皆知欽敬從未
聞以慢易加之者所居之里高岑密蔭綠沼當牕顏
其堂曰宅近青山圖書四壁中列怪石野花磊磊可
愛雖與田父野老襍處其中而清幽之致自在有問

奇者至處士淪茗待之談不倦坐久或索床頭斗酒
其之飲興酣而四夢十種高唱遏雲矣其不羈顛是
先是處士曾祖九山公塋臨川之礪山距樂安三百
里丁丑夏爲土豪王某侵佔當其時處士髦矣泫然
襆被上道哭奏罷伯閻公適閻公以他事遠出處士
羈晉府治一載有餘竟獲伸雪夫以衰朽之匹夫筋
力疲頓猶挺挺焉發其仁孝之思囚首公庭之上非
大有爲者而能若是乎歲在丙戌正月處士以微疴
臥床自知不起予與其門下游奎士時相顧視親投

湯藥處士見予兩人至絕不及他事惟媿媿曰某文
某段某詩某句尙費推敲今改此庶無遺憾爾兩人
以爲何如其評論他人詩文亦如之彌晉之際了無
生死遲速之見露于枕蓆間其婦泣而請曰老人病
勢至此盍以一言及我處士曰予何言予十年前與
詹鐵牛論之詳矣其實處士並未嘗與予言也話畢
洒然而逝其生平曠達大都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
日翁潭集皆經予刪定藏于篋中處士生于明天啟
丁卯十月二十四日某時卒于今康熙丙戌正月初

十日某時享年八十歲附葬崇仁縣襖村考妣穴之
右因墓銘未刊并記于左

詹鐵牛曰人有聰明絕世其才足以振興風雅而
至于忠孝大節或歉焉而未盡或餒焉而不勝豈
非工其末而遺其本者歟處士儒雅風流實有天
授而時至事起且能伸大義于瑣尾流離之中君
父之報予知其長也若而人者尙安得以其子焉
孤立邈焉寡儔而等于無足重輕之數哉

殤女芹英傳

嗚呼一女耳而殤於九歲之中烏乎傳雖然傳之蓋
亦有說自康熙辛巳九月十五日卯時而女生是年
夏予二子同時遊於庠因名女名曰芹英志喜也女
生而眉目端楚啼聲朗然甫旬日覓田家婦哺養之
乳母素憨癡顧復間每每不得其法而女屈伸自若
襁褓衣被竟無污穢痕卽溲溺等事悉能示意自晨
抵暮乳畢亭亭懷抱中絕不作無賴狀諺云食其乳
者肖其人而此女獨不然噫異矣比稍長畧知人事
遂能迎合生母意母喜則笑母怒則憂形于色急呼

乳母引之匿他處母欲加以撻罰卽疾走遁予所牽
衣洒淚究不出一怨望語俟母氣平仍以歡容笑語
答之親友家餽遺果餌母與之則食不與亦無言也
六歲予遣之從二兄出就外傳凡三字經女論語幼
學須知等書一經口授記憶不忘習字則依樣捉筆
能逐一識認泊暮從館舍歸母命之背日中書其意
悠悠然自首至尾井然不亂他如女紅紡織諸細事
畧畧指示無不通曉或隨兄弟輩嬉耍亦帖然寧靜
值爭奪哄堂時卽斂手避去不撻諸子怒歲時中設

筵招集女客母携之八座種種序立拱顧襖衽應對
無異成人見者矐之母當家務叢脞之時命之看守
餽核酒漿米鹽等物頃刻不離僮婢中有狡而竊者
俱畏其聰察無敢亂母與之飲饌自食外慨給諸女
伴無吝家有宴會司庖者需用孔多一切椒醋鹽醬
以及海物山蔬之類竈下一呼卽應聲取之而至賓
客在堂未嘗一日敗乃公事也予每從友人家夜歸
見予至卽侍立予側且呼群婢曰大人醉矣盍以茶
進或自起取火待予食芟予心甚鍾愛之每謂此女

勝男異日爲他人婦或者門楣其有光乎戊子年八歲崇仁明經陳淑紫以其子元瑄請媒議婚予以爲地雖隔縣相距不過三十里他日母女往來甚便且聞其子亦俊偉拔俗遂許之越十二月予適有掌教潯陽之役由水南覓舟而下女從母偕行斯時也密雪嚴霜霏離于驚濤駭浪之上予方以穉女追隨爲慮而女跋涉千里耳目一新反覺動止自如毫無怖恐嘗語同伴曰吾等兀坐家中豈知外間有如許乍見事此遊差爲不惡予喜其洞達亦殊不覺逆旅孤

帆之爲悵悵矣抵署後因學舍荆榛乃覓老屋數間權爲棲止予時俯仰無聊赴公之暇往往獨酌孤吟自相排遣或對女談說閒話畧消壘塊故凡賓從往來奴婢奔走一切鎖鑰顧盼驅遣提防之法皆得藉女之力以匡其母之所不逮詎意己丑十二月初三日寅時竟以痘殤年僅九歲本日巳刻卽藁葬德化縣南門城外嗚呼痛哉先是諸子將發痘而女實首倡之母見病勢不起恐以惡痘爲諸子禍乃遷女別室時女已閉目張唇僅存一息猶連呼父母名嚶嚶

作滄泣聲且謂左右曰此非我舊寢處何人移我來此吾父母安在雖彌晉片刻仍伶俐透徹如此嗟乎女之亡也雖曰天數然人事亦甚不齊矣九江雖號毘城醫巫二術工者無人且予于痘疹一道雖經閱歷考核未精初以爲疾痛常事聽之可也迨病入膏肓束手無救予負女矣女何負予哉抑予又念半生以來所歷之境俱有方枘圓鑿之嘆今潦倒一官愁緒紛來其差強人意者賴有此耳豈料寒雞三唱頓作離聲朔雪一朝難回舊夢予何敢怨天亦自悼其時命之不猶而已矣他日閨中之秀林下之風其已矣乎因不禁黯然魂銷濡墨而爲之傳

--	--	--	--	--	--	--	--	--	--



